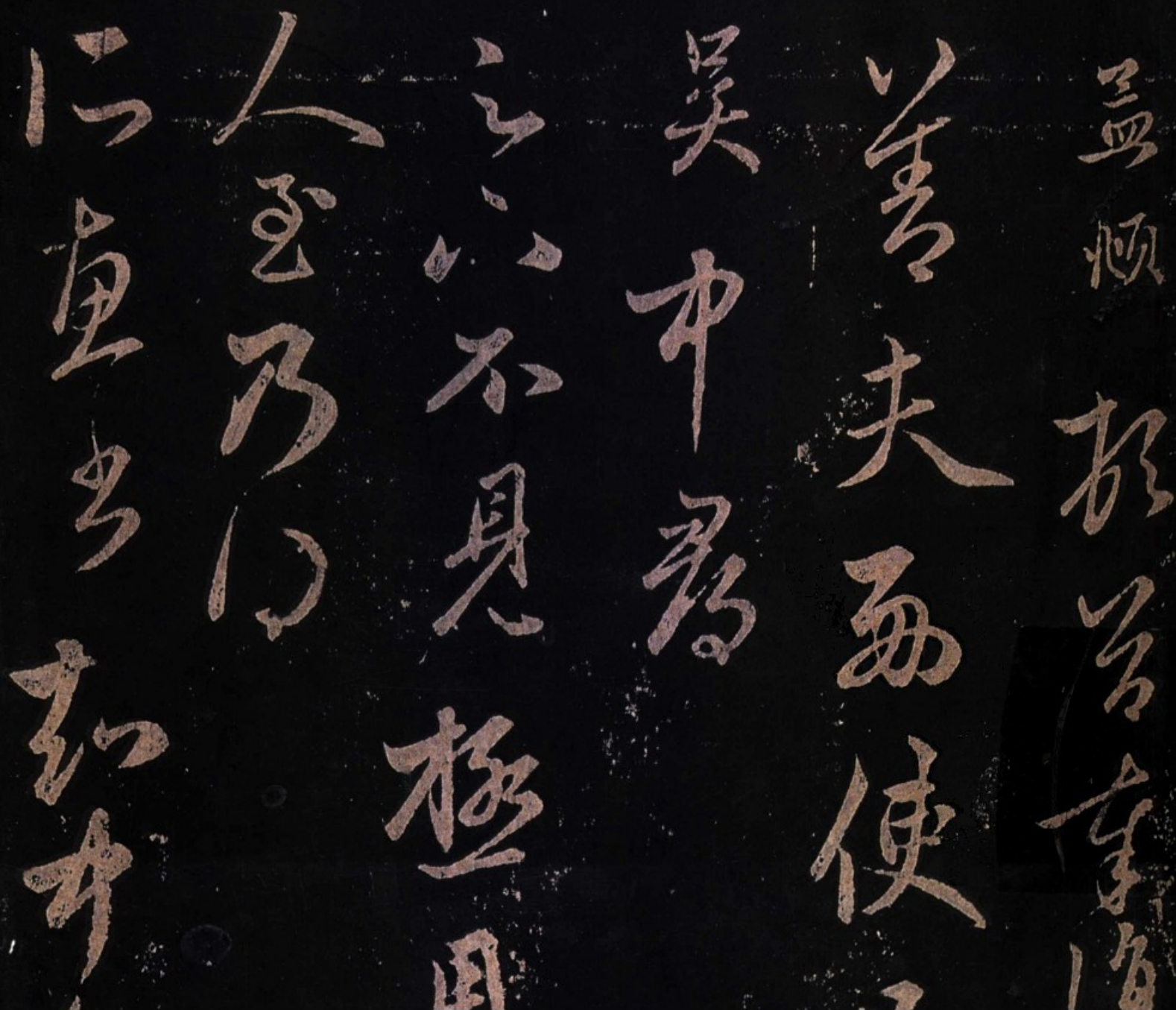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宋 姑孰帖
宋 松桂堂帖
元 樂善堂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

12

宋 姑孰帖
宋 松桂堂帖
元 樂善堂帖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法帖全集·宋 姑孰帖、宋 松桂堂帖、元 樂善堂帖·第十二冊／啓功 王靖憲 主編

—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 2002.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5394-1155-4

I.中…

II.①啓…②王…

III.漢字—法帖—中國—宋、元代

IV.J29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30368 號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法帖全集·第十二冊

宋 姑孰帖 宋 松桂堂帖 元 樂善堂帖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主 編 啓 功 王靖憲

責任編輯 余 瀾

出版者 湖北美術出版社

發行者 地址 武漢市武昌黃鵬路 75 號

電話 027 86787105 郵政編碼 430077

<http://www.hbapress.com.cn>

E-mail: hbapress@public.wh.hb.cn

制 版 者 深圳利豐雅高電分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版 次 二〇〇二年三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張 17.5 印張

書 號 ISBN 7-5394-1155-4/J·1046

國內版定價 (全套)陸仟捌佰圓 (本冊)叁佰圓

版權所有

《中國法帖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啓功(中央文史館館長)

副主編

王靖憲(人民美術出版社 編審)

編委

馮芳華(湖北美術出版社社長 編審)

余瀾(常務)(湖北美術出版社副社長 編審)

顧問

楊新(故宮博物院 研究員)

汪慶正(上海博物館副館長 研究員)

凡例

- 一 《中國法帖全集》選編中國古代具有書法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的各類著名的法帖。編排分叢帖和單冊帖兩大類，以摹刻時代先後為序。個別叢帖因篇幅安排，略有調整。
- 二 所選各帖以傳世的原刻本為主，翻刻本具有價值者，酌選其部分以供參考。偽刻本概不收入。
- 三 各種單冊帖系統繁雜，其源流難於確定者，選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刻本和善本，其他轉相翻刻或偽托者概不收入。
- 四 每冊包括：總目、子目、圖版及論述該帖的論文等。
- 五 全集末卷為全集總目、子目索引、作者索引以及歷代法帖目錄等資料。
- 六 本冊為存世宋刻清拓《姑孰帖》、宋刻宋拓《松桂堂帖》、元刻明拓《樂善堂帖》的原刻本。

今存《姑孰帖》說

施安昌

《姑孰帖》，南宋淳熙年間楊倓、洪邁等刻石於安徽當塗郡齋。全帖未見有著錄。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殘本手裱，裱成三卷，縱三十九·四厘米，橫分別為三〇九·五厘米、七三四·八厘米和一一八·五厘米。只有蘇軾、陸游、蘇舜欽三家詩文。

蘇舜欽詩後刻跋云：『子美，天下士也。文章字畫，百世不朽。予來當塗，於連逢州處見此詩，把玩不能去手。因摹刻郡州，與好事者共之。淳熙戊戌仲秋旦日代郡楊倓題。』戊戌為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年）。

蘇軾詩文後跋云：『右東坡先生所書詩文十篇，鄱陽洪邁得之，淳熙十六年刻石於當塗郡齋。十二月十一日識。』現只存十篇中五篇。陸游詩後無刻跋。

銅城張伯英於《姑孰帖》考評如下（未見原書，按容庚《叢帖目》引錄）：

《姑孰帖》，宋淳熙間刻石當塗郡齋。今存者蘇子美詩一首之半，大書徑三寸許；淳熙戊戌，楊倓刻東坡詩文五篇；淳熙十六年，洪邁刻陸放翁詩九首，完缺不等，刻之年月姓名均失。按石之記號，坡書為第三、第五卷，放翁為第八、九卷，子美則不知何卷。其間坡書最精，未刻成都西樓外，無能及者。晚香堂重摹呂夢得詩，有題無詩，知眉公所見之本所損更多也。黃州謝表稿書、平原坐位帖而後，殆罕倫匹。墨妙軒刻甚薄弱，視此遠遜。蘇書洪文簡家藏原本十篇尚存其半，摹勒之妙，不減墨迹。近人收蘇書者，連篇累牘不別真偽，如小字《金剛經》、草書《醉翁亭記》之類，於蘇何涉。昧者猶寶重之，此則因其不全，不復措意，使人有瓦缶雷鳴之嘆。放翁書宋刻尤少，此石所存，多倍蘇帖，大小行草俱備，詩既逸趣橫生，書迹超邁絕倫，深可愛玩。子美真書，寥寥數十字，亦宋刻所僅見。宋帖原石至今存者，惟

《汝帖》及此刻，《汝帖》已漫，此三賢遺迹猶清明可讀。或言石毀於洪楊之劫，然則自今以後，有日減，無日增，其可貴更何如耶！

張氏先談三家詩文及後邊的刻跋。若按上面引文的標點，顯然有張冠李戴之誤。正確的應當是：「三寸許」下改為逗號，「楊倓刻」下改為分號，「洪邁刻」下添分號。這樣改後才符合本帖的情況。由此推斷，編者錄文句逗時未見本帖，故生誤解、誤斷。此處標點失誤者還有：「黃州謝表稿書」下改為逗號，「坐位帖而後」下刪去逗號，「於蘇何涉」下改問號，「猶寶重之」下改為句號。

張伯英先生所言精當，不復申論，僅作補注。

『宋刻成都西樓外』此指《西樓蘇帖》，原石舊拓流傳至今者有天津藝術博物館存五冊，北京市文物公司存一冊。已收入本法帖全集第六卷。

《晚香堂帖》是明末陳繼儒（一五五八—一六三九年）編刻的蘇帖，刻無卷數。繼儒號眉公。《墨妙軒帖》，《三希堂法帖》刻成之後，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又續刻此帖四卷，收入自唐至元法帖三十餘種。

楊倓（？—一一八一年），字子靖，代州崞縣（今山西原平）人。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除簽書樞密院事，知荆南府。

洪邁（一一二二—一一九二年），字景廬，號容齋，別號野處。宋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紹興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出使金國還，知贛州，徙知婺州。淳熙十三年（一一八六年）為翰林學士，嘉泰元年（一二〇一年）官至端明殿學士。謚文敏，著有《容齋隨筆》、《夷堅志》等。

南宋詩人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二〇年）的行草妙參章草意味，流傳墨迹不多，如《自書詩卷》、《懷成都詩卷》、《長夏帖》、《苦寒帖》、《拜違道義書》等。蘇舜欽（一〇〇八—一〇四八年），字子美，梓州銅山（今四川中江）人，易簡孫，耆子，官至集賢校理，任湖州長史卒。詩體豪放，書入妙品。《姑孰》又作姑熟，因城南臨姑孰溪得名。東晉時所築古城，故址在今安徽當塗。

附錄：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七

右姑孰帖，宋人所刻，石已散亡，今存太平府學者，惟卷第三、第八、第九數石而已。第三為東坡先生書，洪容齋所刻。其跋云：『東坡先生所書詩文十篇，邁得之，刻於當塗郡齋。』今合計詩、偈、表、詞止六篇，則已失其四矣。第八、第九皆放翁書，而第八卷首題云：『放翁先生帖三。』第九卷首題云：『放翁先生帖四。』可知放翁之帖，散佚更多，即其存者亦多不全，竟未審何人所刻。又有一石，乃蘇子美書，淳熙戊戌，知州楊倓刻，前半亦闕，不知其卷第也。倓和王沂中之子王十朋紹興二十七年榜進士，見咸淳臨安志。

宋拓《松桂堂帖》（翁同龢舊藏）

施安昌

一

由宋米芾曾祖米芾書迹刻成的《松桂堂帖》久已罕見，本冊收入為故宮博物院藏本，墨紙三十二開（每開縱三十七·八厘米，寬三十三·六厘米），前後有附頁。刻工精良，紙墨淳雅，經摺裝，為明前舊物。

封面題簽『宋拓寶晉齋帖 雪村題端』。前附頁存舊簽二則：一為『宋米芾帖』，明王鐸題；另一為『宋名賢帖』，無款。三題簽不同，表明帖名之難定。再有成親王永理觀款一條。後附頁存翁同龢跋兩則，在光緒年間。啓功先生一九九六年新題一則。帖內收藏印有：『明蠡臺袁伯應家藏圖書』、『均齋收藏』、『翁同龢印』等，說明明、清時曾被袁樞、翁同龢等遞藏。據翁跋云：『袁樞，字伯應，又曰賦誠，明末睢陽人。』本帖一九九五年入藏故宮，此前為日本宇野雪村先生所藏。

帖的內容順序如下：

篆書『寶晉天下第一法書』八字。

米芾篆書『寶晉齋』三大字和行書『海岳』二字。

謝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王略帖》、王獻之《十二月割至帖》。

米芾書《登北山之字》、《蔣延祖夫人錢氏墓志》、《淨名齋記》、五律一首（『山晚烟棲樹』）、《參賦》。

以上各篇後面分別有米友仁、米巨公題跋，《蔣延祖夫人錢氏墓志》後還有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向子諲跋。

宋代米帖今能見到的有《紹興米帖》、韓侂胄刻《閱古堂帖》（《群玉堂帖》）、岳珂刻《英光堂帖》等，與本帖比較，其內容、形式都不一樣。

一一

光緒元年九月十日（一八七五年），翁同龢跋：

是帖不見前人著錄，近人程蘭川《南邨帖考》謂：藏有二十一葉乃涿州馮文安故物，張文敏題記者。內有《禱雨詩》，巨公跋云：備員廬山倉掾，因礪石松桂堂與好事者共之，遂目為《松桂堂帖》。又謂覃溪先生《復初齋集》所稱《英光堂帖》五冊中《催租》、《墨莊》二帖無倦翁跋而有巨公跋。及《浯溪帖》、《呂表民帖》有溫革跋者必皆巨公同時所刻，後人誤裝入《英光堂帖》耳。又硤山蔣氏有《相義錄》云云。南邨所考如此，然終究不知是帖何名，共若干卷也。光緒九月余將浮海北行，侯風滬上。書估凌雲閣某姓以是冊求售。開卷爛然，定為宋拓。乃割五十金得之滬上。冠蓋之冲，釣名好奇者金錢流行宜挾之以去，乃獨遺此帙以餉寂寞病夫。一段墨緣不可不記也。重九後一日，風雨如晦，翁同龢記於三洋涇橋布棧小樓。

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翁同龢再跋：

庚寅正月見《洛神圖卷》，卷中分段書《洛神賦》，筆意古雅。署款曰：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睢陽袁樞書於姑蘇澣墅。名印曰「袁樞」，曰「伯應」，又一印曰「賦誠」；此帖有「蠡臺袁伯應家藏印」，又有「袁賦誠印」，其為一人無疑也。二百年後於吾齋會合豈非墨緣！

一九九六年元月廿八日，啓功先生跋：

此米友仁孫巨公刻其曾祖所寶晉賢法書與夫溪堂手澤一冊，即謂《松桂堂帖》者也。《松桂堂帖》之名見於近世程氏《南邨帖考》。然程氏僅著錄畸零二十餘頁，今亦不得而見。

此本實其首冊。自『寶晉齋』額、『海岳』榜字、謝安及羲、獻三帖，空跋稱摹自石本。以下米老各帖，俱不見他刻，是可寶也！

功昔得《淮山雜咏》殘碑拓本，書五律數首，與此帖所刻皆在英光集外。又得王虛舟臨《相義錄》一卷，乃米老起草之文，亦不見集中。帖刻不但米書可喜，其文辭並足輯佚焉。

昔年，琉璃廠張彥生先生曾語功曰：《松桂堂帖》目錄幸已得見。不知錄有副本否也？上面兩跋，抉隱探微，確定本冊米帖為《松桂堂帖》，茲補釋之：

一、檢《南邨帖考》卷四松桂堂帖條引《禱雨詩》跋云：『歲在戊申備員廬山倉掾。』《松桂堂帖》即刻於此年。程文榮以為戊申是淳祐八年（一二四八年）。然米友仁卒於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年八十。作為友仁孫巨公為官，刻帖當在此後之戊申，即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而不會再推後一個甲子。

二、據翁跋所引，可知與《松桂堂帖》相關的米書有《禱雨詩》、《催租帖》、《墨莊帖》、《涪溪帖》、《呂表民帖》、《相義錄》六帖。而六帖都不見於本冊之中，故本冊乃《松桂堂帖》殘本。明清以降，所見或為殘本，或為夾在其它米帖內之散頁，豈有《松桂堂帖》足本傳世？

三、啓跋言本冊為《松桂堂帖》首冊，是據篆題、『寶晉三帖』必居卷首，並以十卷《寶晉齋帖》為旁證。歷三百年始定帖名、身價，鑒帖之難可知矣！

四、昔琉璃廠慶雲堂主人張彥生氏得見《松桂堂帖》目錄，然張氏《善本碑帖錄》中並無著錄，想必僅見抄目未見拓本。筆者後來曾請教其後人張明善先生是否見過此目，回答未見。

二二

此帖內的米書不僅未見於其它刻帖，而且都是小楷和小字行草。

《蔣延祖夫人錢氏墓志》記錢氏卒於元豐乙丑（一〇八五年），葬在第二年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年）。這也是墓志書寫的年代。據年譜〔二〕米芾當時居母喪，在丹徒。志文書寫工整舒閑，字勢

略寬扁。與前帖《登北山之字》相似，含晉人小楷古拙的味道，若把它們和鍾繇的《賀捷表》、《力命表》各帖比較，不難覺察。

《淨名齋記》當作於元祐四年（一〇八九年）至七年（一〇九二年）之間。當時米在潤州州學任教授，居甘露寺，淨名齋為其齋號。米芾與蘇軾此時往來甚多。所以，《記》中前畫出「十二字東坡字」（米友仁題記語），這是兩人關係親密留下的遺痕，其中必有一段未知的故事。

《淨名齋記》之後有七律一首及題寫三行，即「雍丘不二齋」云云。這些當在知雍丘時所寫，即元祐七年（一〇九二年）至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年）。雍丘為今河南杞縣。

《淨名齋記》、七律等是米芾五十歲左右寫的，氣勢迅疾超逸，翩翩若雁陣掠過長空。米書個性十分突出，不論其字之大小。

《閻立本〈步輦圖〉觀跋》（元豐三年，一〇八〇年）是今存米元章有年款的最早的書迹（存故宮博物院），米三十歲時寫。拿《錢氏墓志》來比較，間架筆法迥別。若與米五十歲後書藝臻於化境時的《向太后挽詞》（一一〇一年，存故宮）、《蘭亭序跋贊》（一一〇二年，存故宮）相比差距亦遠。因此，將《錢氏墓志》、《登北山之字》視為仿鍾繇筆意的小楷作品或是較為合理的推測。

眾所周知，米芾泛濫各家，傾心晉書，臨摹精絕。傳世米臨古帖都是證明。《宋史》稱「嘗奉詔仿《黃庭》小楷，作《周興光嗣千字韻語》」，因此，米芾有魏晉韻致的小楷出現，當為可信並有特別的價值。

四

謝安《八月五日帖》、王羲之《王略帖》和王獻之《十二月帖》不見於宋代《閻帖》系統或別的叢帖中，米芾尤為寶愛，認為是晉人法書之冠，故名齋「寶晉齋」，又摹勒上石稱《寶晉齋帖》。五十年代上海圖書館得到南宋末曹之格刻《寶晉齋帖》十卷。內第一卷有「寶晉三帖」的兩種不同版本。據第十卷末曹之格跋可知，前者乃米芾舊刻，後者為兵火之後無為守葛祐之取米刻善本重

摹而刻的，此事以前帖史從無人提到。(二)

現在，從《松桂堂帖》看到了不同於上述兩刻（米刻、葛刻）的『寶晉三帖』第三種版本。仔細比較分析，有幾個問題值得探究。

一、米刻三帖的年代、地點。在曹刻《寶晉齋帖》卷一內，王獻之《十二月帖》後米芾跋尾曰：『右襄陽米芾家藏法書，經梁、唐御府歷代賞鑒之家傳』，計二十一字，然文句未完。葛刻《十二月帖》僅餘殘石，此題識不存一字。而《松桂堂帖》內此題識在上面二十一字後又多十三字，即：『之有緒，乙酉歲守灕江刻於齋中。』顯然，加上十三字才是完整的題識。乙酉年（崇寧四年，一一一五年）當是米刻『寶晉三帖』並篆題的時間。這一年米芾到無為出知淮陽軍，灕江應是當地水名，時米芾五十五歲，兩年後病卒。此事可補帖史與米芾年譜。

二、《王略帖》的印與題。《王略帖》首尾保存着『開元』半印，帖末下端之『永玩珍秘』是唐相王涯的印，『墨妙筆精』是宋初蘇易簡印。帖後有陶穀等題識四段：（一）『梁武內府法書，皆是唐懷充、徐僧權紀其首尾。此書前有姚懷珍草署名處，亦同時人也。中書舍人陶穀。』按：押書。（二）『陶給事穀與鄭起先輩，鄭與郭判官，郭與酒狂題□□也。』（三）『此印子是「開元」字，明皇所記各書多有。』（四）『狂生案：仁祖，謝尚字。楊凝式書。』（三）

這些題識對帖文乃印、款做了注解。從陶穀跋知梁武帝內府所藏法書，其首尾總有懷充、僧權的簽名。帖第一行末一字『即』的右旁可見『珍』（姚懷珍）字之左半。跋二說明的是該帖早期流傳情況。跋三是指第一行及末行旁邊的『開元』半印。跋四則解釋了帖內『仁祖』二字。四段跋語現在見於《寶晉齋帖》之《王略帖》後，而《松桂堂帖》中者要早刻於《寶晉齋帖》。我們注意到《寶晉齋帖》內跋二『鄭起』後『先輩』兩字是不清楚的。『酒狂』後三字也不清楚。而本帖筆畫清楚。只是其中兩個草寫字難以斷定為何字。

要言之，《松桂堂帖》中獻之《十二月帖》後保存了完整的米芾跋尾，證明『寶晉三帖』刻於北宋崇寧四年（一一一五年）米芾居無為知淮陽軍時。《松桂堂帖》刻於南宋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年）米巨宍任廬山倉掾之時。故宮收藏的《松桂堂帖》（殘本）開卷有『寶晉三帖』當為首冊。

注釋：

- 〔一〕 清翁方綱：《米海岳年譜》。
- 〔二〕 徐森玉：《寶晉齋帖考》，載一九六二年十二期《文物》。《寶晉齋帖》，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
- 〔三〕 宋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

元《樂善堂帖》考略

王連起

元代刻石的《樂善堂帖》，全部為趙孟頫書。趙氏書法，當時人就稱之為「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後人更說是「超宋邁唐，直接右軍。」摹勒者顧信，是趙孟頫的門生，鐫刻者茅紹之、吳世昌，也都是當時的刻碑高手。雖然孫鑛在其跋王世貞跋此帖「趙子昂帖」中說：「此帖今吳中盛行，是松雪通行書。」但在今天，此帖已經可以稱為孤本了。一九一二年，王國維先生曾談到顧信刻趙孟頫書法事：「元樂善堂士顧信，亦集其師松雪翁之書，刻諸其亭之壁，而名之曰『墨妙』。」但他認為：「松雪翁之書，世多有之，而顧氏所刻者盡亡。」（《觀堂集·綴林·墨妙亭記》）容庚先生《叢帖目》，收羅之富，可謂前無古人，但於元代則是空白。此帖後附「名賢法帖」三卷，刻姜白石、盧柳南書。而張彥生先生《善本碑帖錄》「元樂善堂帖」條言及此，則記成了「此帖後附『名賢集帖』八、九兩卷，內刻白居易等各家帖。張伯英（少溥）著《法帖提要》最詳，未見此著。元刻帖特少。」如果不是其文注明此帖「今藏北京圖書館」，真讓人以為他還見到過另外一種《樂善堂帖》呢！《法帖提要》成書我沒有見過。但此帖曾經張伯英先生收藏，帖中有其跋十余段，對姜白石書尤為看重，只是沒有說明這是何物。特別是摹刻者顧信，近年來多有人行文論及，卻因不知顧信生卒年月而又不加深考，反而使問題增加了混亂。因此，文本擬從以下幾個方面做些考訂，或有助於進一步地增加人們對此帖的了解。

一、《樂善堂帖》所刻趙氏書法及相關問題

最早講到此帖的人是王世貞，其《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稱之「趙子昂帖」，亦載於

他的《古今書畫苑》。其文曰：

吾鄉人陶氏，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二卷為姜堯章、盧柳南，餘俱趙吳興孟頫書，吳興畫蘭一本，清絕楚楚，與王摩詰蕉雪同韻，第國香零落，不無楚畹之嘆耳。書《蘭亭記》，幾遂逼真，所不足者，雌黃之表固未易言。《樂志論》、《盤谷序》並數尺牘皆佳。石既完好，拓手亦精，視真本當十不失一，真可意也。此帖為顧善夫所刻，內《千文》、《歸去來辭》、《西銘》各缺數行，陶謁文太史書補之，文固謝曰：「莫易視，吾不能為後人笑端！」人謂太史勝東先生補亡，遠彼宋康王之於吳傳朋。非無此論，但恨晚耳。

張伯英跋中，引俞仲蔚題，亦有「余邑人陶氏潛河，得顧善夫刻子昂書五十餘枚」之句。潛河，是陶氏之號還是其字已不可考。

此帖今裝成上、下兩冊，開卷兩開四頁（折疊），趙孟頫畫蘭竹。題曰：「顧善夫以公事至都，將南還，用此紙求畫，乃為作此圖，子昂。」這就是王氏所說的「畫蘭一本」。清程祖慶《吳郡金石目》曾著錄此拓本，唯「還」字誤作「旋」。故宮博物院亦藏有這個蘭竹圖的拓本，同文徵明的臨本裱在一起，本人曾撰文予以考證。美國著名學者李雪曼（Sheman Lee）、何惠鑒《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國藝術·元代》一書，在研究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所藏的趙孟頫《竹石幽蘭圖》時，因見該圖有「孟頫為善夫作」，便斷定這兩件畫為一件。又因《吳郡金石目》所記此拓上趙題有「至都」二字，又斷定此畫的創作年代，是趙氏兩次在都供職時的「一二八六—一二九二年或一三一一—一三一九年」。他們既沒有見過這個拓本，也全然不顧兩圖題字的不同，更不知道趙氏三十三歲至三十九歲同六十一歲至六十六歲之間的畫風、書風的區別。當然，更不知道顧信一二八六年只有八歲！應當指出的是，如果熟悉趙氏書風變化的話，則可以斷定此拓本上的題字應當是延佑以後，趙孟頫六十余歲的晚年所書。

《臨蘭亭序》、《歸去來辭》、《樂志論》、《送李願歸盤谷序》皆無年款，以趙孟頫書法風格的變化特征看，當是大德末至大初趙氏五十三歲至五十六歲這幾年所書。《行書千文》亦無年款，但具銜「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說明也是大德末至大初年所書。因為趙孟頫從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直至至大二年七月「升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桑

事』似乎都在江浙提舉任上，但實際上，大德末年至至大初年他還有一段時間賦閑。從下面幾個碑的具銜可知：

大德七年書《玄妙觀重修三清殿記》是署「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但到了大德十年的《嘉興路重修廟學碑記》則署「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前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了。書於大德十一年的《松江寶雲寺記》索性只寫「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至大元年所書的張總管墓志，也是在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前加一個前字，這說明此職已經卸任。因此這個行草千文，就是大德十年至至大二年七月「前」書，即五十三歲至五十六歲之間。風格同此時其他趙書亦相符合。

《淮雲通上人化緣序》書於至大三年庚戌，五十七歲，此帖雖是刻本，卻與同年所書的《平江路崑山淮雲院記》的風格特點完全一致，此墨迹原件今藏故宮博物院，也是為顧信書。崑山淮雲院，顧信所建，這個通上人即釋可通，與其師正庭即居於此。兩帖內容可以互補。當年顧信，或許也將這個淮雲院記刻入《樂善堂帖》內。

《淮雲詩》，一個大楷、一個中楷，僅「老我作是銘」後面大字改做了「老我作是詩」。這說明，古人詩文集，常有字句不同的版本，有些是作者自己改的。並不見得必有一個是謬誤。又「子之翼也」云云十六行楷書，從風格上看，也是至大年間所書。

下冊開卷亦刻一副趙孟頫畫老子像，形象同趙孟頫延佑三年為崔進之書小楷《道德經》前老子相同。依次為小楷《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行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和四通書札，皆無年款。《常清靜經》後具銜「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從上面考證可知，是大德末至大初年書。此帖後有小字一行「弟子樂善處士顧信摹勒上石，四明茅紹之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證以藝術風格，與上帖基本相同。般若寫作股若，張伯英先生在帖的裱邊題曰：「股字均作股，何也？」這大概是張老先生忘了，唐懷仁集王羲之書聖教序中的「心經」，「股」字也是寫做「股」的。

在此帖後面有三個小字「千文二」，說明《心經》之後，還應該有另一個趙書《千文》。這再一次說明，當年顧信所刻的趙書，遠不止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些。

四札都是給顧信的，第一札稱善夫提舉相公，當是顧氏任杭州軍器提舉時所書。其他三札稱副使或副使友愛，考顧信曾任「金玉局使」後升「軍器同提舉」。從藝術風格上看，後三札應早